



温瑞安现代武侠系列

乱世情怀

（台湾）

温瑞安 著



温瑞安现代武侠系列

乱世情怀

下

(台湾)温瑞安著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谢日新

封面设计:石 华

乱世情怀

(上、下册)

【台湾】温瑞安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(广州北郊黄石路江夏)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9.75印张 4插页 420,000字

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6,000册

ISBN 7—5360—2426—6

I·2086 定价:30.80元

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直接联系

《乱世情怀》电影剧本新写缘起：

情怀不老心不死

温瑞安

这大约是十一二年前(八四—八六)的作品,那时,是受吴宇森先生所托,并为他电影艺术的真挚狂热所感动,决定为他撰写这个以三四十年代上海滩为背景的剧本。写作过程非常顺畅,大约一周内完成,真正执笔的时间也只大约三至六天。也承蒙他爽快答允,此剧可作独立的“文学脚本”出版,是以,《乱世情》(当时是以“乱世情”为剧名,而今出书,再加一“怀”字。一向认为,人有情怀,不管忆旧还是慕新,有情怀总是好事:活着。不管电影还是小说,都是要拍出写出的情怀来)可能因吴导演已“蝉过别枝”(不在原来那家电影公司拍戏)而搁道不拍,但这出电影的剧本依然在今天可与读者诸君见面。

那段期间,其实才正式居港一两年,不意却在电影视界为这么多位专业和有成就的人士瞧得起,一起为电影、电视这有趣、刺激而过瘾的第一艺术而尽点心力。由于我长年、常年(迄今不辍、不懈)平均每天至少都“看”一部电影以上的经验和心得,加上浓烈的兴趣,所以对电影制作的钟情和对影视创作的热情,一直都未能忘情。不过,由于自己个人天性上不喜欢自己作品因为“外在因素”(例如制作费、场景或演员的问题)而须一再修改,所以除非不需要自己新笔删修(因电影制作与个人创作毕竟是有很大差异,电影是群体、集体的成品,写作则是个人的事,剧本修改以迁就电影制

作,是理所当然的,但就个人而言,却不想因要拍成电视之故而把自己的作品改得七零八落,同时也没有这份到处迁就人和事及经费的时间心力,所以非常同意剧本定成之后,尊重电影制作的条件,交由他人删修——但自己就是不改、不修,这叫“死硬派”,一笑),不然,绝少承接剧本创作。

故而,剧本创作对我而言,除非是“遇上明主”,否则,决少动笔。因此,提出意念、点子的多,真正负责撰写脚本的,非常有限。

那段日子还是很值得缅怀(这也是一种情怀吧)的:有机会跟他们坐在一起讨论甚至争论的影视工作者包括了:吴宇森、徐克、麦嘉、曾志伟、陈可辛、石天、史美仪、钟景辉、倪匡、张之珏、查仿谊……甚至还有黄毓民、黄子华诸子,都由缘巧遇,大家会合上了,聊过天,说过话,发出过星花来。

吴宇森是我特别盛念的一位,到现在我仍觉欠他的情。他是透过他的“恩师”(同时他是香港七十年代电影界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大师)张微先生长信对我的“推介”。然而,张大导当时并不“认识”我,他老人家只看过我当时仍十分不成熟的武侠小说。吴先生知道有我这个人,却苦无联络处,后透过香港名批评家石硯先生,找上名作家方娥真小姐,才联络上我。

吴导演在谈工作的时候,态度认真而严肃,所以有很多“工作人员”都对他又敬又畏。其实他却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。譬如他曾听说过我在台湾曾落到“警备总部”小特务们的手里,给他们“整惨”过,他每次半夜来电时,总冷着声音在我答录机说:“我是‘××总部’打来的”来“吓唬”我。很多人以为他在义气、动作、火爆场面处理上很爆棚,首屈一指,其实,他在描写男女之情和处理喜剧方面,都有一手,别具特色,我想大家都不会轻易忘掉他还会完全“得志”之前,曾导过萧芳芳主演的“林亚珍”系列,以及助导过一些由许冠文主演的笑中有泪的温情喜剧。

记得有次我们在半岛酒店饮茶,他要我替他看看相,我说他四

十多岁时会经遍天下，威震他方——这倒不是奉迎的话，在相学上我是有根有据的。他当时却不怎么相信。（我替人看相——其实也不常看，看了也不常道明说破，近年来已简直不愿看，以免累己误人，未曾收过任何代价，是纯粹为统计作印证，从相学出发，得到科学的结论，看过的“名人”甚多，而且相当准，所以，自己对这方面亦有极大的信心）而今，他在这几年间勇闯荷里活，成为美国炙手可热的大导演，票房高踞冠军，且为欧美各大电影公司、各大男女明星争相挾拢、投效，成为香港导演中在美国经理知名度最高的一人，良可喜贺。如今，他每次从美国回来，都在我电话答录机上留话问好，只是我多出远门，回来也未予他复电。想念他吗？想念的，而且还极为他高兴、骄傲。

没有他，又怎会有“乱世情怀”呢？在某种程度上，我和他的确都是那种：年逢“乱世”，但“情怀”不死的人。他仍拍他的侠义电影，我仍写我的侠义小说：我们都要经营出诗的情怀来。

稿于一九九六年九月与康、何、浩、能赴澳“破誓”三击；沈兄传真山东电视台要拍我小说。

校于同年八月廿七至九月廿七：与契仔母子相聚香江/新生活报连载完“温瑞安讲鬼古”系列及“风采”连载刊登“温瑞安吆喝玩乐在神州”系列和“逍遥乐”约稿“龙的故乡”系列。

序幕一：

字幕：1939年，日军扬言三日内攻占上海，中国却以小部分的军力固守达三个月，其英勇壮烈，令举世震惊。九月，中国军队转进南京，日军占据上海华界，蹂躏百姓，民不聊生。日寇派汉奸成立七十六号特工机关，暗杀残害爱国之士，无恶不作，但中华热血之士，依然不畏强权，转入地下工作，抗日救国，铁血锄奸，其间发生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（此处用日军侵华之纪录片，用单色、血红色放出：日军猛烈进攻，中国军队浴血抵抗，街头巷尾死尸伤民，残垣败瓦，日军强暴、枪毙、刺刀戮杀、太阳旗、军皮靴踏过、难民拥向逃亡……等等镜头，最后打出片名：《乱世情怀》）

序幕二：

景：上海华界陋巷
时：深夜
人：李中生、简二、小贩
流氓杀手甲、乙、丙

陋巷——

（荒凉的巷子，斑剥的砖墙，有一种兵荒马乱后的满目疮痍。）

（天边月荒凉。）

（小贩在卖粿条，档口几张黑脏矮凳。有一个穿唐装的人低垂帽子在喝酒。）

（由于天气寒冷，档口冒着袅袅白烟，煤油灯的光芒濛濛，很是

凄凉。)

(偶尔几声哑暗的叫卖,犬吠声隐隐。)

(镜头拉远——深巷里卖油条老人凄寒的映象。)

镜头前——

出现一双穿西裤、光亮皮鞋的双腿,行向摊子。

(从这儿开始,间歇性地打出制作人员的名字,每当演员首次出场时也打出名字)

(那穿唐装的人微一震,望去——)

(寂静里的鞋履声)

(来人自远处一个人影而近)

(来人西装笔挺,戴帽、红领带、留两撇胡子,眉宇神色间十分冷峻,但脸目潇洒好看)

(穿唐装的简二慌忙想站起,来人李中生示意他坐下。)

(远处有犬嗥声)

(李中生面对简二坐下)

(他背后街角处,一人鼠头獐目,手持枪,探头窥视。)

(旁边不远另一处隐蔽处,另一人持手提机关枪伏着)

(镜头气氛显示出李中生已被人埋伏的紧张状况)

(李中生叫了一点东西吃,边自专心地吃着,简二迟疑,在观形察色。)

(李中生缓缓摊开了手掌)

(简二心中有鬼地向李背后暗处望了一望,慢慢自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,缓缓放到李的手心里。)

(李握住那张卡片式的纸条,看了一眼,脸色一沉,眉宇间涌现一股杀气,敏捷、轩昂、而不慌张。)

李中生:假的。

(简二眼露惧色,碰跌汤碗)

(李之背后街角黯处,同时闪出二人,一人拿机关枪、一人持左

轮，正待开枪，李霍然转身)

(李手上已多了一支有喇叭嘴型的长枪，轰然开火，一连三响。)

(镜头转向两个伏击者：

持左轮的被轰得向后翻空，血肉飞溅。

持机关枪者满身鲜血，破伤掀起，犹挺机关枪仰天乱射，直挺挺仆倒后，惊心动魄的枪声兀自响了一阵。)

(长巷恢复死寂，小贩的煤油灯光，连狗都不敢吠了。)

(小贩惊惧样子。)

(简二全身发抖，双手扶住桌子，桌上杯筷也震得格登响。)

李中生：简老二，你用这一招，害死过多少人？

(李突然把枪后搁于肩，朝后开火，人却不回头)

(轰地一响，暗角一处屋瓦破裂，一匪徒本伏在屋瓦上，现瓦粉碎，人被轰击到半空，再落下来，破瓦而落——slow motion 镜头)

李中生：(淡淡地)没有人了吧？

(简老二整个人几乎已软趴在地上。)

简二(颤声)：雷公……我……我……

李中生：我早已知道你勾结日本人。名册在哪里？

(李把特型长枪砰地放到桌子上)

(简老二目光流转，瞥桌上的枪，却不敢妄动)

简二：(乞饶地)雷公，……您，您就看在我们过去交情的份上……饶……饶我这次吧……

李中生：(冷峻地)我再问一次，名册在哪里？

简二：(畏惧地)在……在杨月波……杨……爷……那……儿……

李中生：(冷然地)耿胡子、吴元一、段十爷都投了暗了？

(简二一把劲似的颌首)

简二：雷公……李大哥……我……小的……只是奉杨爷的命

(李中生冷笑,一伸手,把他头按在桌上,简二不敢挣动,李缓缓在他身后撕下一片头发,上面贴着一张肉色的字条。)

(简喘息、恐惧)

(李中生自衣袋里掏钱,徐起,付帐,塞给小贩一大堆钞票)

(李整理了一下衣襟,离去,背向简)

(轰地一声,枪爆炸,桌、杯、盘、筷、人全在爆炸里飞起,飞上半天)

小贩：原来他已算好炸碎东西的钱……不过，这哪需要那么多……（搔头）

(定价) 每册, 平装 0.85 元; 精装 1.20 元。 (邮费不另加)

第一场

地：上海旧式院宅

时：日

人物：张老汉、张家嫂子、张家婆婆、张家几个亲人、吴元一、官本少尉、日本兵、汉奸数名

（日本兵在汉奸吴元一指引下，踢大宅之门而入，不一会揪出一个老人家出来，张老汉的老婆、媳妇、及家小哭求释放张老汉）

张家婆婆：求求你，放了满堂的爹，他这把年纪，怎会……

吴元一：（冷笑）就是一把年纪，倚老卖老、不识时务……满堂的爹？你们家的满堂不是过了重庆当破坏分子去了？都是老头子教的好儿子！

张家婆婆：（涕泣地）这也不能说……满堂的爹犯罪啊！（回不

吴元一：（不屑地）不犯罪？胆敢蔑视皇军，还说不犯罪？（一把推开张家婆婆）

（吴元一示意官本拉走张老汉）

（官本命士兵押走张老汉）

张家婆婆和家人：你们冤枉人哪！

吴元一：（光火）冤枉人？

（走前去贴近用手点指张老汉的鼻子。）

吴元一：说！你是不是骂过日本皇军“禽兽不如的东西”？

张老汉：（傲然地瞪视吴）禽兽不如的东西！

吴元一：(吓退一步，随即怪笑)这不就是了。

张老汉：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。

吴元一：(伸手掴张之脸，小媳妇儿上前来护着张老汉，吴顿时涎着笑脸)哟！小娘子，我不舍得，打下去，痛在心里！

小媳妇儿：(哭着)求你放了爹吧！

吴元一：(恐吓)小娘子，你汉子做破坏分子，家翁做煽动分子，你也要防着点唷！

张老汉：(忿忿)别理这种衣冠禽兽，去就去！

吴元一：(一脸凶狠)好！（转面向日本士兵）拖走！

(日本兵不动，望向宫本)

(宫本绷着脸，一拳掴吴元一)

宫本：我的命令才是命令！几时轮到你发号司令！

吴元一：(连打躬作揖)是，是！

宫本：(命令地)拖走！

(日本兵簇拥着张老汉走，踢开拉扯张老汉的张家婆婆等)

(吴元一回望小媳妇儿涎笑)

(宫本向吴元一点头暗示)

吴元一：(半恐吓半引诱地)张老汉，你这个煽动罪，可不轻唷，你嘴再硬骨头也打熬不住，你骂日本皇军的话，只有段十爷听见，要是你顺风撑船，他只要少听到一句话，不就样样轻松了？

张老汉：你要我把纺织厂卖给段十爷？

吴元一：(笑)我说张老爹果然是聪明人。

张老汉：他把纺织厂改为日本的兵工厂？

吴元一：(脸色一沉)这可不关你的事。

张老汉：不关我的事？这地和厂可是三代传下来的，不可能在我手上染了污！（忿然地）我知道，你们谋的就是我的地！

吴元一：(冷笑)你就不怕血染污了自己！

张老汉：(昂然)作为反日分子虽死犹荣，就可惜我没真个干

了,只是得罪了小人!

(吴变脸。日本兵在后毒打张老汉要他走快些。)

(张老汉吃痛,倒地)

吴元一(涎着脸):看你还敢不敢骂我地痞无赖!(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)当年你准没想到我吴猴儿也一样当官哩!别说调戏你媳妇儿,要是你老婆标致点,年轻个二十年,我也敢上。

(老汉咯血,眊眊欲裂)

!

!

!

(本官向壁,说不吴本日)

(一元吴附举一,剑着腰本官)

!

!

!

(李妻要寒寒的吴李来抵抵开,去吴李来香腰戴吴本日)

(笑吴李来小壁回一元吴)

(示颜夹点一元吴向本官)

!

!

!

!

!

!

!

!

!

!

!

第二场

时：日

景：七十六号特工机关内

人：胡铁海、吴元一、段十爷、耿胡子、张老汉、特工甲、乙、囚犯、汉奸、特工、受刑者

（外面守卫森严，里面犹如人间地狱）

屋内——（阴森可怖）

地窖——（特工正用极刑拷问口供）

（坐飞机——老虎凳——灌辣椒水——雪里红——拉电线——喂狼狗——各种酷刑

阴湿的监牢里——

（在里面的囚犯不似人形）

监外——（汉奸正对一皮焦肉烂全身颤抖的爱国分子作掠拷）

特工甲：快说！要不这回要你吃完狗屎吃人屎！

特工乙：老潘，你整人是有一手，给你整过的，后悔自娘胎里出世面来！

特工甲：我算什么呢！耿胡子才是此道高手！

特工乙：（似有不忍）张老汉这回可惨了。

（镜头转向另一密室）

（老汉被耿胡子拷打，体无完肤）

（特工大队长胡铁海坐着不耐烦，段十爷在陪他谈笑风月）

第三场

时：日

景：上海旧式大宅大厅

人：吴元一、耿胡子、段十爷、张家婆婆、张家媳妇儿、张家大小

(吴元一近镜滔滔不绝在说话)

吴元一：……张老汉我们可以放了，都是段十爷在日本人面前求的情(段十爷特写、微欠身)，你们该知道怎么做了？快把合约签了，那么一间破工厂，趁可以脱手时卖了，是段十爷在帮忙你们。

(张家各人凄然的脸容特写)

(张老婆婆垂头丧气，额上碰伤而系白布)

(张家小媳妇惶惧的样子)

吴元一：(得寸进尺地)还有，叫你们家的媳妇儿，今天晚上八点钟，拿保释金五万元到司令部来，知道吗！

(没有人回应)

(张家婆媳怆然互望)

耿胡子：(怒)嘿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谁希罕五万块这鸡毛蒜皮的数目，嘿，嘿！过两天来收尸算了！

(张家婆婆惊惧欲绝)

张家媳妇：(含泪，毅然地)我去。

(吴元一、耿胡子互望而笑)

吴元一：(拍张媳妇儿肩)这才像话。

第四场

时：白天

日：晴

景：上海旧式院落大门

人：吴元一、耿胡子、段十爷

(段十爷、吴元一、耿胡子得意非凡的从屋子出来。)

耿胡子：(讨好地)段十爷，那不识抬举的张老汉，今回儿可真蚀到了底，工厂让给十爷，媳妇儿嚟，也奉送给吴队长，只有我啊……

吴元一：(笑啐道)抓了老反日分子，往上报的功劳，可是你耿胡子一人独占了。(

段十爷：(打哈哈)耿兄弟、吴队长，咱们可都是赢家，谁也没蚀着……时局乱，不乘机捞一笔，真蠢到家了……)

吴元一：段十爷说的是。

耿胡子